新編京劇《孝莊與多爾袞》
再現清史傳奇 凸顯女性睿智

在清宮野史之中，除了「九王奪嫡」，孝莊（大玉兒）與多爾袞的故事大概是最受影視劇青睞的題材。二人之間的政治角力與情愛糾葛，孰真孰假？繼2016年《賣鬼狂想》來港演出後，西九文化區再次邀請台灣「國光劇團」，來港演出京劇《孝莊與多爾袞》。京劇新編，再探傳奇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孝莊與多爾袞》
日期：8月30日、31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戲曲中心大劇院

■多爾袞/唐文華飾(左)與孝莊/魏海敏飾(右)

凸顯女性力量

「國光劇團」團長張育華認為，雖然大玉兒與多爾袞的故事早已有許多影視上的改編和敘述，但影視作品大多着重於兩人「窄化的情愛關係」上，「國光」版的《孝莊與多爾袞》則反而想凸顯對於女性的書寫，呈現審視女性形象的特殊眼光。「不管孝莊的情感面向如何表現，我們總歸是希望探出她比較內在幽微的部分。在清朝開國政局的詭譎形勢中，她和多爾袞的關係，之間的情愫與分寸如何來掌握？我們創作這個戲到現在大概三年，幾次的演出中，主題越來越清楚。我們希望從這個作品中看到女性不需要局限在情愛這一窄化思考中，就像孝莊，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有她特有的女性的智慧。不是特別喧鬧地向外展現她強勢的一面，而是她一直站在背後，像一個隱形卻非常有力的能量。」

著名京劇旦角演員、梅葆玖第一位入室弟子魏海敏，在劇中飾演孝莊。她認為將孝莊歸類為強勢的「大女主」並不準確。「有時強烈的東西不見得是有力量的，反而是一種退讓的、我們現在在所謂new age中所談的『陰性神聖能量』，更有力。」她說，「在戲裡，我有很濃厚的女性主義抬頭的感受。如果對孝莊這一人物進行剖析，她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在清代開國的時候具有非常大的能量，把三任皇帝的江山都顧得好好的。也因為她的退讓或者犧牲，或者睿智，處理掉了非常多的危機。但她從來不把自己的豐功偉績掛在嘴上，而一直把這些事情當成她應該要去做的。你在戲中可以看到孝莊偉大的部分，但不是從澎湃的大場面看到，而是從一些很窘迫的場面中看到她的智慧。」

■左起：唐文華、魏海敏、國光劇團團長張育華

例如其中一場勸降明將洪承疇，眾男臣失敗而歸，皇太極遂派出年輕的大玉兒。「一般來說，這大概是種屈辱，因為皇太極是希望她用美色去勸降。」見到洪承疇後，一番對話交鋒，大玉兒得知明、清對戰士不同的撫恤方式，也從洪的嘴裡看到了大明為何會亡。她開始反思自己的位置，也反思大清所要面臨的問題、滿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這場戲衝開了她的視野，也帶動起她本身對於政治和軍事的敏銳。」孝莊這一人物的心境由此發生巨大的轉變，之後不論是穩定開國政局，用「皇叔父攝政王」的帽子掣肘多爾袞，一次次化解危機扶持順治……劇中所展現的孝莊，更多的是一個內斂睿智的偉大政治家，而非肥皂劇中有着「瑪麗蘇」光環的愛情女主。

「找戲」 成就立體人物

張育華說，《孝莊與多爾袞》體現出「國光」多年來在京劇劇本上的創新。對於人物的刻畫，不同於傳統京劇使用大量的大斷唱讓人物自剖心境，而是考慮到當代觀眾對於完整劇情的看重，而選擇以事件的延展來推動劇情的發展和人物的展現。對觀眾來說更友好，卻更加考驗京劇演員對於人物微妙心境的把握與傳達。

這也正是魏海敏感覺到的最大挑戰。

「2016年首演到現在，幾次重演，我一直在想要怎麼來演這個角色，第一次的時候自己並不是很滿足，覺得好像比較平面。要一直找，怎麼樣讓觀眾看到你內在的變化，這確實很困難。相比之下，多爾袞有更多情感外放的發洩。而且他對於自己的情感與意圖也蠻清楚，有比較多的獨白來展現。孝莊則很少，完全憑事件來推動。第一次演的時候覺得很難。」她形容戲中的孝莊內斂而不着痕跡，沒有太多的對白和氛圍來展露她的內心意圖。「看着有些表面，感覺你猜不透她在想什麼，她也不會講。」當表面上沒有太多戲給到頭上的時候，演員便要去「找戲」，才能讓人物內在豐厚、立體起來。「比如唸白，京劇的傳統是『千斤話白四兩唱』，唱尚且有音樂來搭配，唸白則要完全倚仗演員的功力和對唸白的吸收理解能力。需要理解透徹再來表達，不能平鋪直敘，需要補足很多內在的背景和原因，必須要做到這個才能傳達。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挑戰。」

跨行當表現多爾袞

在劇中飾演多爾袞的，是台灣京劇界著名的文武老生、胡少安先生嫡傳弟子唐文華。他笑言自己平時也愛追清裝劇，《延禧攻略》、《後宮甄嬛傳》等都看過。只是京劇舞台上的清裝戲，自有其傳統，少了平時大家常見的水袖與髯口等，要如何去呈現複雜的人物如多爾袞，在表演手法上需要更多揣摩。

在他看來，多爾袞是一個悲劇英雄。年少時眼見母親為了保全自己與弟弟，選擇為努爾哈赤殉葬身死。長大後為了生存與復仇不斷奪取權力，直至權傾朝野。這個人物殺伐決斷、為人狠絕，唯獨對大玉兒，仍保有自年輕時一見傾心而來的深深愛慕。最終喪妻喪弟，欲娶玉兒又不得，氣結縱馬出京，墮馬而亡。

詮釋多爾袞，唐文華強調一個「輕」字，「多爾袞的很多戲，都是輕輕的一句話，但是（談笑間）將人置之死地。像他輕輕說：『喝酒，傳令，嘉定屠城。』那種霸氣、殺氣，那種狠絕，不像電視劇和電影那樣有很多大場面來展現，而通過台詞輕輕地收放和拿捏出來，舞台劇的渲染力更強。」

這個角色，也不能局限在老生的行當中來詮釋。「用老生的演法太制式了，不足以詮釋多爾袞，必須要借重生和淨之間。所以他的說話的力度、動作的乾淨，必須是要有點花臉的唱工，要hold住，不能用老生那種溫文爾雅的。所以我也要轉換講話的方式，和身形來作配合。」

細節中現戲味

劇中對於大玉兒與多爾袞的關係的描繪無疑是重頭戲之一，大玉兒對多爾袞到底是利用？還是傾慕？「多爾袞擁兵自重，對孝莊又舊情難忘，如何掌握其中的分寸？」魏海敏說，「京劇中要有文化高度，我和安祈老師（編劇王安祈）都認為把他們兩人的感情變成真實的未必是好事，反而是污衊了這件事的純正性。孝莊在劇中，除了要輔佐福臨，又要提防多爾袞篡位。多爾袞比較是粗人吧，他對孝莊是有愛，但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還是只是因為沒有得到她？所以後面的幾場戲中，兩個人之間一直在較勁。孝莊是若即若離，又要表現出友好，又要拒人於千里。而多爾袞就是：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你不要我？哎呀，你太氣人了！所以兩個人在戲裡面產生了一點智鬥的感覺。」

唐文華印象深刻的一場戲，是孝莊終於答應和多爾袞見面出去走一走，在橋上，孝莊把手輕輕搭上來，「（多爾袞）真是，非常滿足。京劇有趣就在這裡，不是一定要手握手或者抱在一起，只是一個小瞬間好像就傳達了那種認可。之後很快她手又離開，若即若離的情感投射就從小動作上看出來。」這場中的多爾袞的心在暗喜與失落中徘徊，孝莊卻滿腹愁腸，糾結於如何在不惹惱他的情況下安撫住他。二人的各懷心事，都在這小小場景中的細節收放中展露無遺。這才是戲味所在。

■唐文華飾多爾袞 (中)

■魏海敏在《孝莊與多爾袞》中飾演孝莊。

其實是兩位女性的故事
——再現的羅賓漢與被遺忘的莫扎特

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劇院看的《羅賓漢．俠盜再現》（The Heart of Robin Hood），是今年康文署的國際綜藝合家歡的開幕節目；在劇場看的《被遺忘的莫扎特》，則是一齣外百老匯的獨腳戲。

《羅賓漢．俠盜再現》是2011年在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場首演的製作的亞洲首演，雖是來自冰島的西港劇團的製作，但卻和英國戲劇界關係密切，是由英國劇作家大衛．法爾（David Farr）改編；說是兒童劇，那是因為演出用上了一些雜技手法，人物自巨大的陡斜舞台上「飛天遁地」滑動出場，舞台佈景隱藏了「機關」，在燈光配合下帶有奇幻色彩，舞台地板兩個孔洞又延伸了想像空間，人物造型服裝亦有可觀性。但故事情節卻是百分百展現成人世界——約翰親王篡位、逼婚，忠臣被強行割掉舌頭……瑪莉安公主女扮男裝，加入綠林喬裝俠盜，男女同是一人，並由她「刺激」羅賓漢再現，其實瑪莉安公主才是劇中的主角；而其實只是流氓頭子並非俠盜的羅賓漢由黑人演員扮演，都明顯地帶入現代社會的男女性別、膚色人種的社會關注議題。

其中第四幕第四場為營救馬丁（瑪莉安的男性身份），羅賓漢一夥操縱着已暈死的侍衛長傑斯本來欺騙（愚弄）約翰親王，更是「抵死」。演出是「綜藝合家歡」的節目，含有成人才懂會心微笑的情節亦屬正常。不過，這個製作中發揮很大作用的音樂元素，才真正是「合家歡」的精要所在。從序幕開始，冰島女歌手秀卡．素（Salka Sól Eyfeld），便帶着她的四人樂隊，在整個演出過程中穿插，有時在台側呼應，有時參與演出。秀卡．素採用由三位作曲家和她所寫的原創歌曲，有時敘說劇情，有時歌頌劇中人物，都是帶着民謠風的歌曲；四人組用的樂器有結他，單簧管、低音提琴、手風琴、鼓，樂師有時還要兼做合唱歌手……音樂不僅增添了氣氛，更重要的是營造出帶有傳奇浪漫，卻又有點輕鬆的風格。全劇上下半場分為五幕，合共十七場，超過兩小時，場次雖多，但基本上只有一景，演來亦流暢緊湊，在音樂的配合下，亦增添了賞心悅目且悅耳的效果了。

被遺忘的莫扎特

這位「被遺忘的莫扎特」當然不是「上帝的寵兒」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而是年長他五歲，暱稱娜奈兒（Nannerl），全名Maria Anna Walburga Ignatia Mozart（1751-1829）的姐姐。

在這部演出時間長約一小時十五分的獨腳戲中，身兼創作、編劇及演員的施作亞．米洛（Sylvia Milo），用聲音一人飾演了最少五個角色，除了主角娜奈兒，還有她爸爸、媽媽、弟弟莫扎特和他的太太。大多透過唸讀家書、回憶來演繹。這個製作充滿感染力，有好幾個富有特色的元素。其中讓人驚艷的，是觀眾入場即可見到在文化中心劇場觀眾席前演區中佈置的圓傘狀十八呎白色裙子。細看其上，散佈着單頁的樂譜、書信，而主角的胸衣、傘裙架子造型，以及髮型設計則讓人信服是當年的樣式。但更有說服力的是女主角在整個演出過程中，幾乎是蹲坐於圓形傘裙中央，以幅度並不大的「古代風格動作」來帶動劇情，所以儘管在香港演出用的是英語版本（還有三種不同語言版本），亦能讓人相信眼前所見的便是被人遺忘的另一位莫扎特音樂天才。

音樂同樣是這個獨腳戲中很重要的元素，所用的音樂自然少不了她爸爸和音樂神童的弟弟的作品，還有Nathan Davis和Phyllis Chen兩人的原創音樂，較意外的原來還用上了音樂史上被認為是西方早年少有的女性音樂家瑪麗安娜．馬汀斯（Marianna Martines，1744-1812）的音樂。末段女主角站起來拉起了裙子，也掀起了戲劇性高潮，此時響起的莫扎特第四十一交響曲的音量猛然提升，幾乎去到刺耳的程度，是向上帝投訴？還是向人間質問？是的，這位被遺忘的莫扎特沒有一點兒音樂留下來，她的名字還在，但音樂全沒有了，是徹底被「遺忘」了？確是讓人唏噓感嘆。不過，更令人感嘆的是，在那個帝皇貴族的年代，即使音樂天才如莫扎特一家，做父親不斷緊張兩姐弟的仍是食飯問題、生存問題，這可是音樂家的人生中要面對的嚴酷問題，這個製作再次點出了讀過音樂史的人都早已知道的事——莫扎特年代，要仰仗皇侯貴族的鼻息，相對而言，現今的音樂家要找碗飯吃看來容易得多了。

■《被遺忘的莫扎特》 攝影：Charlotte Dobre

文：周凡夫

周末好去處

「Yes! Kids Can」敢創教育節

自小培養創意自信，對孩子來說一生受用。知易行難，但究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

這個夏日，PMQ元創方將打造一連九日的「YES! KIDS CAN 敢創教育節」，夥拍多個創意團體和教育工作者，以「Kids Can Create, Share, Think」（孩子可創造、分享、思考）為本，激發和展示孩子的敢創力量！作為「YES! KIDS CAN 小童敢創造」三部曲之一，是次教育節將展出學生早前在「YES! KIDS CAN 敢創校園計劃」(高小組) 中的創意成果。部分學生更會擔任導賞員，親自分享「設計思維」的魔法。參加者亦可在講座、電影放映及創意工作坊等一連串精彩節目中動動腦筋，體驗創意教育。持續進行的還有「YES! KIDS CAN 敢創夏令營」，學生可以在暑假期間於PMQ寓學習於玩樂，發揮創意。

時間：即日起至8月25日
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8月31日 下午1時30分至5時50分
地點：PMQ 元創方

「自宅字築」文學 x 視藝展覽

居住是很實際的問題，那些溫度或者拘束，寬廣或者流逝，卻是由抽象的心靈去體會、陳說。每個人的「自宅」都不盡相同，文字更開出情感與想像的殊異維度。我們日常運用文字去描述關於居住的狀態，那些文字背後繁富的意義，我們可曾細味探討？翻開字典，或網上流覽，俗稱「寶蓋頭」的「宀」（音棉）部，有着許多與居住、建築有關的字，一一讓我們對應當下或過去的現實，也指向未來的想像。這些字，就是創作的基本與出發點。

本次「自宅字築」的文學與視藝對話展，將以一藝術家、一作家、一「宀」部的字為一組合，共展出9組創作。本次展覽較以往選用了更多前輩香港作家的作品，再請藝術家去進行對話創作，希望更多地與香港文學歷史對話，以對應「居住」這個香港重要主題。

日期：8月24日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 包氏畫廊

「world of Eric Carle童心童閱」互動玩樂區

英語兒童繪本大師Eric Carle自1969年起，至今已經創作出超過70本兒童繪本，適逢經典童書《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出版50周年，今個暑假，太古城中心特別打造《world of Eric Carle童心童閱》，以成長蛻變成蝴蝶的《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及另外兩本作品——講述橡皮小鴨勇氣冒險之旅的《10 Little Rubber Ducks》及講述親子溫馨之情的《Papa,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為主題，重現三部經典繪本的故事場景，讓鍾愛Eric Carle的大人和小朋友可置身其中。3大互動玩樂區將繪本中大膽鮮明的色彩、可愛活潑的圖畫及輕鬆有趣的故事活現眼前，讓大人與小孩一「童」感受Eric Carle的繪本世界。除了互動玩樂區外，大家亦可參加親子工作坊和家長故事學堂，更可挑戰「world of Eric Carle童心童閱親子講故事比賽」，全情投入閱讀的樂趣，不但能促進親子關係，更能為今個暑假締造難忘回憶，一起體驗太古城中心「LIVE HAPPY」的理念！

日期：即日起至9月15日
上午11時至晚上9時
地點：太古城中心2/F中庭及中橋